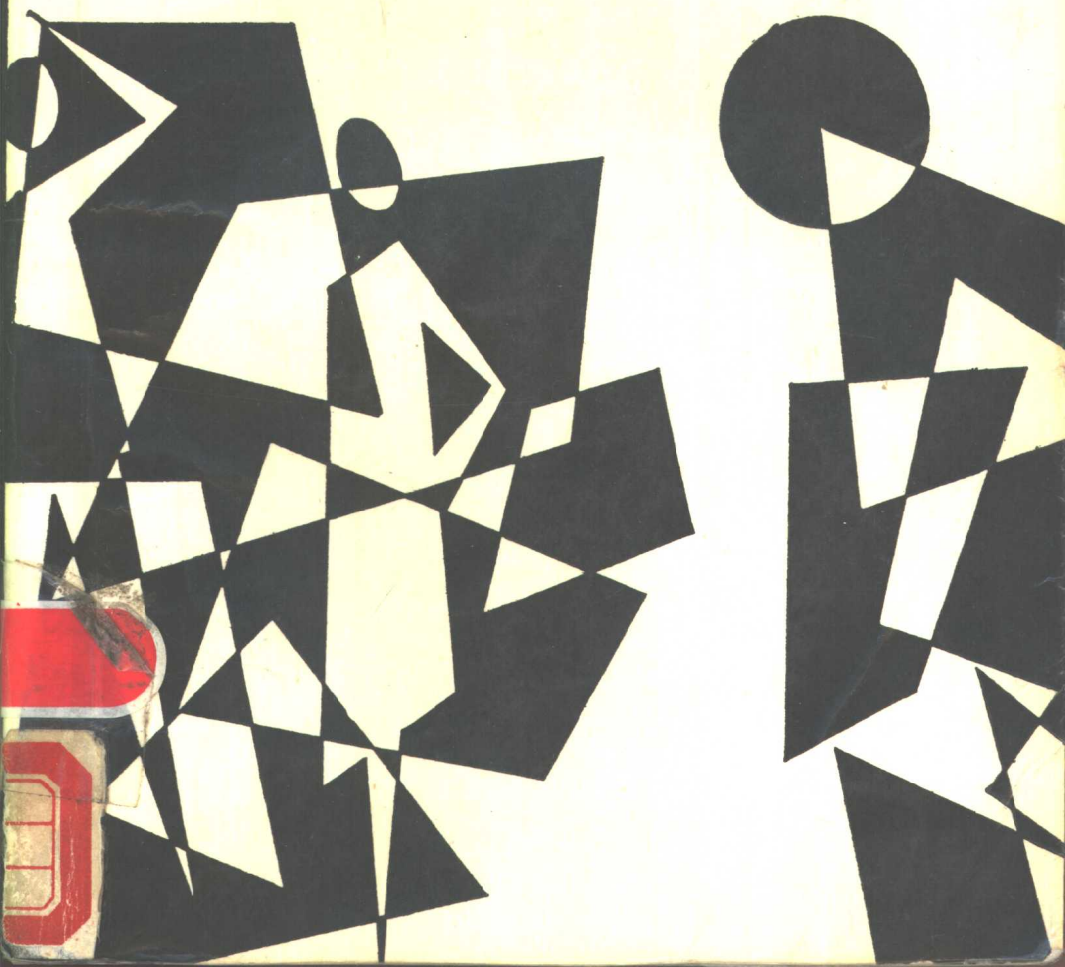


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

吴亮 章平 宗仁发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意识流小说



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

10980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吴亮 章平 宗仁发 编

I247.5
8000
意识流小说



京电力大 00065521

意识流小说 YISHILIUXIAOSHUO 吴亮 章平 宗仁发 编

责任编辑：杨文忠 李鄧高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44,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650册
定价：3.10元

编 者 的 话

新时期小说有哪些流派？这无疑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然而，试图划分出几个确凿无疑的流派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很难把某些手法实验上升为流派，而在于：第一，除了易于识别的现实主义倾向之外，八五年以来新潮小说中的各种倾向往往交相错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作出准确的划分和概括；第二，虽然某些创作倾向中已经具有形成流派的因素，有的倾向已形成流派，但是形成流派的因素往往处于萌动状态，形成的流派也往往隐而不彰，多数只能算作“潜流派”，并且，对各种倾向的概括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取得一致；第三，在急剧变化的创作势态中，很多作家经常改变自己的审美追求，以致人们试图从审美追求上划分作家群体并以“流派”称之为困难；一个作家的诸篇作品在审美追求上常常是不一致的，有的作家主观上的审美追求同笔下作品的实际状态也是不一致的。总之，能够被公认为流派的小说现象并不多，大量小说现象还处于混沌状态，没有获得作为流派的存在方式。不过，如果我们把流派确认为一定的审美品质同相应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在谐调状态中体现出来的某种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又是在具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中呈现出来，那么就会发现，确认流派的存在还是不无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过分咬文嚼字地把流派说成是必须具备诸般因素的派别，那么某些小说现象是不妨视为流派的。况且，在社会思潮和艺术时尚纷纭多变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流派已经难以寻找，甚至将不会再产生。从这种想法出发，我们编了这套流派小说选。如果这套选集能

提示出新时期小说中几种主要的审美倾向和追求，并且能让读者一览各类倾向的上乘作品（自然是不完全的），从而对新时期小说总体风貌和艺术实绩有个概略的了解，那么编辑、出版者也就于愿已足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流派的认定不是着眼于某种倾向被张扬的程度，而是着眼于某种倾向在导致某类现象上所起到的作用。（二）流派的认定不是着眼于外在形式和技法，而且着眼于内在审美品质同外在表达方式在谐调状态中体现出来的“全息性”审美追求，并且要有一定数量的佳作为基础。换言之，内在审美品质没有根本改变而只是在小说技法上出新，不作为一类小说现象来看待。（三）某些作品同作家本人的文学主张不尽一致，本书不是依据作家宣言和主张而是依据作品的实际状态将其归入某个类别。较复杂的、特征不明显或兼有多种审美品质和特征的作品，依据文坛上相对一致的看法，联系作家创作的一贯倾向及其文学主张，归入某个类别。

（四）鉴于新潮作家的创作和某些小说现象的形成多半是受国外思潮和流派的影响，所以划分小说类别时，适当考虑作家作品与国外流派的相对接近。但这并不是与国外某些流派划等号。事实上，某些小说现象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时甚至是很皮毛的方面）与国外某些流派接近而已，故这些小说现象的流派名称都具有借代性质。读者不能搬用外国文学流派的标准来衡量本书中某些类似派别的小说。为便于读者理解本书辑选的诸类作品的倾向及意义，在每类作品辑前加一评述文章。

这种编选工作毕竟是一种尝试，万难周全妥当。诚望得到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3月

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

纪 众

一

意识流小说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二十年代初，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有多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有《尤利西斯》，都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到三十年代，特别二次大战后，意识流则更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的普遍发生，主要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原因。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但又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因而便导致了人们的普遍孤独和苦闷，导致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向化和内心生活的复杂化。而小说是写人的，是以人的境界、境遇为对象，那么，既然现代人的特质和特点都有了改变，从而当然也就需要有能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小说方法发生。意识流小说以人的内心生活和意识生活为追踪对象，对表现大工业生产及商品经济中的人类境遇，是有着特殊效果的。

二是有现代心理学和哲学提供了充分参照和根据。“意识流”，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意识是私有的、常变的和连续的。意识活动在任何一点上都是一个统一体，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着和变化着，象河流一样川流不息。而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不间断的、构成每个人直接经验的、经常变幻着的意识流。同时他又认为流动着的意识，不全是理性意识，而是交汇着非理性成分，因

而意识的流动和变幻是不规则无规律的。意识流的哲学参照主要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心理时间说。心理时间相对于空间时间,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这种时间也叫“绵延”,又称“生命之流”,它象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各个阶段互相渗透、交融,是个没有确定方向,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运动过程。此外,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瑞典精神病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说,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意识流方法。

第三点,意识流小说方法的形成,其实也是小说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古代社会没有个人的地位和价值,所以便以情节为第一要素,人物多是神、帝王和英雄。中世纪,按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说法,“人类不过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自己。”只是在启蒙思潮之后,人的个体性才得到重视,于是才有了有目的的性格小说。十九世纪,小说充分成熟了。但这时的小说主要还是通过外部事件的描绘(如环境描写、场面描写、事物过程的交待)和人物外部特征的描绘(如性格特点、具体的性格行为、人物对话)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形象。这种多少忽略了人的心理意识而着重于人的外部世界的小说方法,对真实地认识人生经验和全面、完整地把握生命境界,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所以,自十九世纪后期起,基于社会变革和科学进步,就不断有人提出要革新小说方法。比如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泰纳就曾提出过写“内部的人”的口号,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仍以机械决定论来窥视人的精神生活复杂性,并把“内部的人”仅仅理解为内心情感,因而他所谓的“内部的人”,实际仍还是被外部环境所机械规定的。

进入二十世纪,面对复杂的社会和复杂的人生,追求外部

真实，一定环境有一定性格的小说方法日渐显露出它的软弱无力。努力寻求小说方法的变革和创新，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有篇题为《现代小说》的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不仅具体指出了传统小说对表现生活的缺陷和不足，同时还颇有说服力地谈到了意识流作为对传统小说方法革新的根据及必然性。她认为过于看重故事情节，追求表面逼真，工笔描画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恪守悲剧、喜剧、爱情穿插的小说模式，其结果是“让生活跑掉了”，“把我们寻求的东西真正抓住的时候少，放跑错过的时候多。”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已成为意识流小说理论经典的话：“头脑接受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倏忽而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镌刻下来的。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然一阵阵坠落的微尘……如果作家能依据他的切身感受而不是依靠老框框，结果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最终结局。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多么脱离常轨、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掺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伍尔芙的这番话写于1915年，那正是现代小说观念与传统小说观论争的高潮期。伍尔芙有理论观点，更有创作实践。她的《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被认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与她同年出生又同年去逝的乔伊斯，则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家。此后，著名作家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意识流方法。这样，意识流方法便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现象，成为一种独立的，有特殊意义的小说方法。

二

意识流小说方法的基本特征，似乎可归纳以下几点：

其一，意识流主要是通过人的心理生活和意识活动去认识生活，表现人生。心理生活愈丰富，思想愈复杂，精神愈活跃，意识愈敏感的人，愈适合于充当意识流小说的表现对象。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意识流小说中的心理意识描写与传统小说的心理意识描写的差异。传统小说中的心理意识描写，第一是作者的外部观察；第二是情节发展的需要；第三是有助于表达确定的主题；第四是不涉及潜意识。托尔斯泰精于心理描写，在他那个时代，可堪称顶峰。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妮》中安娜自杀那一节的心理描写。“我刚才想到哪里去了呢？我想到在生活中想象不出一种不痛苦的境遇，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着自己。但是就是你看见真理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是的，我苦脑万分，上帝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蜡烛熄灭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的年青人在大喊大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的？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读者的印象如何？这里有些地方确实是很难辨别究竟是安娜的心理活动，还是作者的心理活动，究竟是心理描写，还是心理评论。意识流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就不这样简单。它不是外部观察，而是人物自己的意识流动；它不受起承转合限制，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追随情节过程的需要；它当然也有主题含义，但不是事先规定的，而是将其包孕在自身之中；再有，它展示意识的各个层

次，不全是清醒的理性意识。对这几点，翻阅过意识流小说的读者是会有自己的鉴别的。

其二，根据意识活动所具有的常变的、流动的、过渡的特点，意识流小说不再是因果关系的线性结构，不再是按照情节的逻辑关系来安排事件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再着重塑造人物性格。意识流小说遵循心理时间，主要是通过自由联想的形式，将理性意识与非理性意识，梦境与现实，回忆与想象，感觉与幻觉穿插重叠起来，立体地、多层次地认识生活和表现人生。

应该说明，所谓“自由联想”，绝非无根据无目的的胡思乱想。意识活动的过程逻辑规则不清晰，但意识活动的主体是客观存在。因而意识活动不能不具有主体的性质、特征，从而不管意识活动是多么纷乱复杂、飘忽不定，它必定总是有机的系统，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再有，联想必定要受客体限制，要遵循所谓相似律、对比律、接近律或关系律。

其三是意识流小说还具有空间跳跃多变，场景变化多端，对结构材料具有巨大凝聚力的特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达罗卫夫人》，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法国新小说派作家未竭尔·布陶的《变》，都是将主人公一生的经历压缩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加以集中表现。

其四，毫无疑问，意识流小说主要致力于认识和审美，少有教育和娱乐功能。

三

意识流小说及其理论，三十年代曾被介绍进我国。那时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创作，就常有意识流方法的运用。三十年代后期，意识流方法逐渐消声匿迹了。所以还没有得到成熟发展便很快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生

产力水平的低下,生产节奏和生活节奏的缓慢是原因之一。因为方法是内容的灵魂,一种方法的使用,总得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和对象。再有,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性质和特点,都要求被它们所制约的小说生产必须具有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选择,以体现小说的时代性。可意识流方法刚刚引进,作家不习惯,读者不熟悉,不易发挥作用。另外,传统文化历来有排外自尊倾向,而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一时又找不到可根据民族传观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的方式。

进入八十年代,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大变化。在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大潮中,意识流方法重又被引进小说创作。从七九年开始,著名小说家王蒙率先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使用意识流方法,先后写出了《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蝴蝶》、《风筝飘带》、《杂色》等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意识流方法便开始被普遍接受和普遍使用,并颇有股与传统小说方法争芳斗艳的气势。

应该提到,在81、82两年,国内批评界围绕意识流小说创作,曾在很广泛的程度上展开过热烈论争。肯定的同志认为,意识流方法有着充分的生活根据和科学根据,对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开掘人的精神、灵魂,有着不可取代的优越。对这种方法的合理使用,有助于“百花齐放”,有助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批评和质疑的同志则认为,“非理性、直觉性,反对形象、追求抽象,不描写客观事物的真实,只是表现主观的幻觉、潜意识、下意识等等,这是违反一般艺术规律的。”(见1982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另外还有同志,把这种方法直接归为“资产阶级现代派艺术”,认为其“艺术观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主张在阶级立场与艺术观上坚决与之划清界限。除了这两种对立的看法外,更多的同志则赞成“拿来主义。”主张吸取精

华，剔除糟粕，有批判地借鉴，给予必要改造，以为我所用。这几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即便在今天，当然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不过就其真理性的透明度来说，显然是比当时清晰多了。八十年代初，还只有少数作家进行尝试，而现今竟然连初事创作不久的青年作家也能运用完熟得体，这现象本身怕也能说明些问题。

当然必须看到，在八十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意识流小说，由于受作家文化特点和表现对象文化特质的制约，是不太相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的。

在发生基础上，不是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也没有孤立地去追踪和探寻人的潜意识及性感觉、性欲望，更没有抛开人的社会性和物质制约，去宣扬意识第一性。个别作品有这种情况，却又并不仅只于意识流方法。我国新时期小说家笔下的意识流，主要还是形式方法。对这种形式方法的选择，王蒙同志在1980年第二期《鸭绿江》杂志上有篇文章说得很具体，也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衰，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富也更文明的灵魂。我们不同意把心理生活与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只不过我们希望写得‘独具慧眼’，更有深度，更有特色，更有‘味’。因此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

由于出发点的差异，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主题追求上，我们的意识流小说也是有着自己民族与自己时代特点的。我们的意识流小说也常写到人的孤独、苦闷及心理矛盾和灵魂裂变

等，但多数作品还是旨在揭示社会的复杂和认识人生道路及人性复归的艰难。宣扬存在主义，宣扬悲观绝望，宣扬人生虚无，认为人性在不可逆转地堕落，具有这种内容倾向的作品，大约只是个别现象。

意识流既然主要是方式方法的引进，从而我国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一般并不一“流”到底。即使一“流”到底，也多伴有提示性叙述。很多作品，特别长篇作品，意识流往往还只是作为局部方法。象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张承志的《金牧场》，都既有充分的意识流，同时也有客观的写实，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外部描绘。

四

本卷意识流小说共选入十三篇作品，主要侧重于86、87两年。这十三篇作品不一定全是意识流小说中的佳作，有的作品由于同时有其它小说方法的融会使用，能否那么准确无误地划归为意识流小说也很难说。但尽管如此，这些入选作品我以为基本上还是展示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光彩和风貌。王蒙的《风筝飘带》已成为公认的佳作。刘索拉的《蓝天碧海》曾被争相阅读，也产生过较大反响。李陀和高行健都赞同意识流方法的引进，并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七奶奶》和《雨、雪及其他》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两篇作品清新自然，绝无晦涩。87年的作品，选入三篇，即《一种线条》、《不眠人的自白》和《欢乐》。通过这三篇作品，我们可以窥见到意识流小说发展到今天的最新风貌。这其中莫言的《欢乐》，还曾引起很大争论，这恐怕更能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欢乐》的主人公齐文栋是个屡次高考不中的农村知识青年，在八月初的一个下午——那已经是他第五次落第之后——

象逃跑出一个恐怖的梦境，他离开了苍老疲惫的家门。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作品就是从这个古八月初的下午开始，到他在那个宁静的晚上终于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为止，通过死前这几个小时已没有任何意志干预的纷繁复杂的心理意识流动，向我们展示了他全部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以通过选择死亡以进入“欢乐”的种种契机。

作品是有很强的凝聚力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民族文化与个体发生，全都得到了有机融合，呈现为全息图画。为儿子奔波的母亲；连白眼都不愿扔过来的嫂子；软弱卑琐的哥哥；被封建气氛窒息而死的翠翠；大骂了通利用权势霸占人家老婆然后退党的高大同；领八个男人去做计划生育工作的村主任；年龄上象母子，表情上象夫妻的建仓夫妇；穿一身新衣服到华北念大学的鲁家三小子；在中学生课堂上慷慨激昂地给人仙姑平反的罗老师；以及生活无忧虑的杜妮娅，梳披肩发给猪配种的姑娘，生存境界各有差异甚或截然不同的众生相如此紧凑地胶着在一起，成为齐文栋生命选择的机制，给作品带来思想的广阔涵盖和意蕴的深邃，这当然不能不说主要得力于独特的结构方法。

比起八十年代的某些小说，《欢乐》中的意识流方法是又深入了一步的。但与此同时我以为作品仍然并没有把注意的对象放在潜意识层次上。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潜意识是由许多原始冲动，各种本能及被压抑的欲望所构成，与意识壁垒分明，并很难进入意识领域。既然很难进入意识领域，我想当然也就不太容易通过语言文字将其准确无误的传达出来。即使传达出来，一是不好找鉴定标准，二恐怕也未必还能保持原初状态。所以对潜意识的开掘与表现，我以为还是持谨慎态度为好。《欢乐》中的确写到了人们的性心理及被压抑的性欲望，

许多人物的言行举止及精神状态都鲜明地带有性欲念的色彩和征象，但我以为这与其说是对性主导的潜意识开掘，倒不如说是对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再现、描摹，不好做生硬联系。

我还注意到有同志撰文批评这篇作品“漫无节制”。漫无节制，要看从哪个角度谈。意识流小说，其自身特点就是自由联想，而自由联想当然就不存在意志干预，充许在可能性空间中去畅游意识活动的各种可能。假如一切就出于冷静的理性思考，一切都遵守逻辑规定，那也就再好再称为意识流了。但如果“漫无节制”是指作家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或通过语言文字所暴露出的作者的情绪，那我是非常赞同的，并且认为这是绝不可小觑的相当中肯的批评。

最后说几句关于“可读性”问题。我们平常所说的“可读性”，通常是指基于传统小说给造成的阅读经验在接受过程中的畅通性。所以，“可读性”往往与娱乐性和感官兴奋有关。从这方面考虑，意识流小说确实不具什么“可读性”。但从阅读价值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小说，一般都着重社会性、文化性，看重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比如谈到小说的本性时，有人说它更靠近历史，有人说它更靠近哲学，也有人说它就是生活本身的镜子，却很少听到有人说它是给人消愁解闷的工具。意识流小说缺少吸引注意力的因果关系的链条，缺少使感官兴奋的情节，缺少故事的连贯性，这是事实，也是没法子的事。不过这种小说虽然没什么娱乐性，却也不是很难接受的东西。象前面提到过的《欢乐》，尽管作品头绪很多，跳跃性也强，空间变换也频繁，只要掌握了这种小说的特征，而不是象读传统小说那样去寻找故事情节的脉络，还是容易把握的。

但还应指出一点，阅读意识流小说，要有读者自己参与意

识。假如作品中的描述与你个人经验毫无相通之处,就只好办。
本卷所选作品中就有一篇因我实在没能参与进去,因而始终也没弄得很明白。我想其他读者大概也如一样,不一定对这些作品都欣然接受

目

录

风筝飘带	王 蒙 (1)
稿纸上的月亮	赵振开 (20)
蓝天绿海	刘索拉 (32)
雨、雪及其它	高行健 (67)
花豆	高行健 (82)
七奶奶	李 陀 (107)
欢乐	莫 言 (116)
不眠人的自白	李叔德 (202)
大河	陈 洁 (228)
奇境	张宝发 (250)
别了, 贝贝……	邹月照 (299)
一种线条	魏志远 (311)